

玉芳嫂的心事

◎杨力

玉芳嫂在城里当保姆。这一天，丈夫阿贵打来电话，说他从乡下赶来，现在就在她“家”楼下。玉芳嫂听丈夫那意思，是想歇会上来，连忙在电话里拒绝。

玉芳嫂打工的这一家，男主人叫丰海，女主人叫蒋碧，小两口都在一家大公司上班，打点家务和接送幼儿园孩子的事情，全都托附给了玉芳嫂。相处了一段时间，玉芳嫂也摸清了这家人的脾气，喜欢清静、干净，一般不喜欢被人打扰。玉芳嫂也不想因为丈夫的到来，就坏了这个“规矩”，所以直到吃过晚饭，看家里没什么事了，才借故出门去看丈夫。

再说丰海和蒋碧习惯饭后百步走，他们抱着孩子从一条叫“三倒拐”的小巷子经过时，眼尖的蒋碧远远就看见了玉芳嫂，此刻正和一个男人站在巷子边，表情很亲昵。

蒋碧心头就有些不舒服，这“三倒拐”里面有许多廉价的小旅店，藏污纳垢的事情也时有传闻，她担心玉芳嫂背着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当天晚上，蒋碧把玉芳嫂叫到客厅，含沙射影问了一些生活起居的事情，然后话锋一转：“刚才你是不是去了‘三倒拐’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万一染上病，这个家就跟着遭殃了！”

玉芳嫂一听，知道被冤枉了，刚想辩解，就被蒋碧挥手打断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也别解释，我们只希望，为了这个家，你今后别再去那种地方。”玉芳嫂听罢，眼泪都快涌了出来，她做错什么了，她和丈夫几个月没见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为了打好这份工，她几乎放弃了休息，连丈夫要见她一面，还要自己坐车到城里来，就是这样，两人也是匆匆忙忙，她现在心里还愧疚着呢。

转眼又过去一个多月，这天阿贵又打来电话，倾诉了对玉芳嫂的思念。玉芳嫂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，摺了电话就硬着头皮找到蒋碧，想告假两天。蒋碧一听，不客气地说：“当初请人时，已讲好条件，一个月只准一天假，希望你理解。”

玉芳嫂吃了闭门羹，却又无话可说，区区一天假，怎么可能在当天打回来？她打电话如实告诉了丈夫，阿贵当时没吭声，但没过两天，便又坐车进城来了。他打电话给玉芳嫂，说他还在上次“三倒拐”那家小旅店等她。玉芳嫂一听，慌忙在电话里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去，那个地方，不干净！”阿贵愣在了电话机前，半晌气冲冲地问：“那咋办？总不能不见一面吧！”玉芳嫂心头七上八下，想到上回见一面，引来主人这么不高兴，当然不得不慎重。就说：“我也不知怎么好，不如这样吧，你现在到楼下来吧，我在楼上看得见你。”

当晚，蒋碧回到家就发现梳妆台上的化妆品被人动过了。她怀疑是玉芳嫂偷用了，就对丈夫说：“她一个人在家擦脂抹粉，也不知涂给谁看？我担心，她是把上次在‘三倒拐’见过的那号人，又引到家里私会来了，不然没事去扮什么靓？”

蒋碧从此多了个心眼，穿戴、摆设、饰品等等，都分外留意。这一天，她告诉丰海，说今天看到玉芳嫂神秘地接了个电话，八成又是在和外边约会，她下决心要来一次捉贼捉脏，教育一番那些不安分守纪的人。

吃完饭，蒋碧便拉上丰海，抱着孩子若无其事出门去了。但他们并没走远，而是躲在了一个暗处。果然不久，阿贵就来了，走到楼下花台边，身子一抬，就看见楼上阳台边立着一个女

人，那女人描了眉，化了妆，一张俏脸正深情望着他。

阿贵在楼下喊：“玉芳，这是干啥呢，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都坐过来了，这最后几十米，还是接不到你。”玉芳嫂在阳台上“咯咯”地笑，末了说：“阿贵，你慌这一时半会干啥呢？等过了这一阵，咱回家，给你再生一个儿子！”阿贵摸出一支烟塞在嘴里，有滋有味地说：“咱这就说好了，做完这一阵，跟咱回家，生孩子！”

阿贵烟抽了，话说了，笑够了，才慢慢地转身离去。这时候，躲在树阴下的蒋碧才跨出来，摆弄着手里一部留有“罪证”的数码相机，一回去就发难。玉芳嫂看见被偷拍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蒋碧这才说：“我听出来了，他是你男人，你擦脂抹粉都是为了他，可为什么又不让他上楼来呢？他大老远赶来，就为了在楼下和你说话？”

玉芳嫂窘得一脸通红，摇摇头说：“不错，他专门来城里看我。上次我们就是去‘三倒拐’见的，可你说那儿不卫生，我们也不敢去了。我想他大老远赶来也不容易，我让他看看，只想暖暖他的心……”蒋碧听了，愣在了原地，和丰海谈起这事，两口子大半夜没有睡着。

过了不久，蒋碧说想请人定期做大卫生，外人她不敢放心，不如请玉芳嫂叫丈夫进城来帮忙。玉芳嫂听了连连点头。

阿贵终于来到了玉芳嫂的身边，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一边做事还一边和媳妇闲叨：“这城里人真是怪，就这么几间屋子，扫地抹灰又不是多难的事，还用得着专门请我来帮

忙？”

这一天，阿贵把卫生做得分外仔细，眼看晚饭时间到了，可丰海和蒋碧还没有回来。玉芳嫂就下楼去看看，顺便送阿贵出门。可门一开，两人却愣住了，只见蒋碧和丰海站在楼道里，正逗着孩子在玩。玉芳嫂好奇地问：“碧姐海哥，干吗不进屋呀？”丰海开玩笑地说：“等你们把卫生做干净了也不迟啊！”玉芳嫂听出了弦外之音，窘得满脸通红。

玉芳嫂不知道，阿贵进城来这件事，深深触动了蒋碧和丰海。玉芳嫂为了这个家，牺牲了许多宝贵的东西，包括一个人的正常生活。他们借故让阿贵进城来，就是想给他和玉芳嫂创造见面的机会。

此刻，见阿贵要走，丰海上前拦下说：“今晚住下吧，天都快黑了，上哪儿去？咱们说定了，今后每个月你都得来一次，就当是帮我们，实在没空，叫玉芳嫂回去要两天也行。”说罢不由分说把阿贵拉进屋，又叫妻子帮玉芳嫂弄了几个菜，高高兴兴喝了一顿酒。

第二天，阿贵告辞时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丰海说：“其实，我本来打算等玉芳做完这个月，就叫她辞工回家，没有一点自由的地方，挣再多的钱也憋。现在看来，我是多心了！”

蒋碧在旁边低着头，丰海笑着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这次请你来，就是蒋碧出的主意。以前我们不注意，现在才明白，不管城里人还是乡下人，都有过正当生活的权利，忘记了这一点，就不配做人啊！”

阿贵和玉芳嫂互相瞅了一眼，满脸甜蜜幸福。而他们的背后，站着满脸欣慰的丰海和蒋碧。

乡村笔记

惠

◎王朝书

不同于村里人对惠的同情，乍听到村医的话，我的心里涌上的是激动。

村医姓王。今天，她进村为村里老人做体检。婆婆也去了。快中午，小琴和我去村子篮球场接婆婆。到了时，体检还未做完，村医也正和村里人聊得兴起。我和小琴站在一旁听她们聊天。

村医和村里人主要聊的是如何养生。这些，我都不大关心。忽然，村医提到的一个名字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说的是惠。她说，正在为惠争取补助。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没钱去医院，在家里自己接生的，留下了后遗症。

惠，结了婚，还有了孩子。拥有了一个女人，所应有的。这真是太好了。要知道，曾经，惠和她的家人，是被众人排斥的。因为，麻风。

惠，是我的小学同学。还记得，刚读书那会，母亲即叮嘱我，离惠远些，不要和她走近了。那时，我不明所以。学校里，我看惠，并没有和同学们不同的。相反地，她还长得好看，且温柔。不觉中，我和惠走得近了。我们在一起跳绳、打球。渐渐地，惠和我是好朋友了。有时，午休，惠会邀我到她家去。惠的家，离村小近。可在午休时，回家。有一天，天很热，惠给我端了一碗白糖凉水。我咕咕地喝了。很感谢她。那时，母亲没有给我零用钱。如果没有惠的糖水，口渴难耐的我，只有等到放学后，在路上找山泉水喝。

那天，因为惠的糖水，我很开心。回家后，告诉了母亲。谁料，母亲听了后，脸色大变。我居然喝了惠的水。母亲说，惠和她的家人是麻风。村里人都躲着他们的。都不敢吃她们家的东西，喝她们家的水。因为，如果惠和她的家人，弄些身上的皮肤在水里或食物里，就可以将病传出去。而得了麻风，手、脚都会烂掉。医不好的。街上的那个“烂鼻子老汉儿”，就是例子。

听了母亲的话后，当下我被吓了一跳。很快，就放心了。我对母亲说，惠很细心的。没有掉任何东西在水里。不过，母亲依然强调，不能到惠家去，更不能喝她的水。

我和惠的交往如故。虽然我对母亲描述的麻风，有些害怕。但我知道，惠是真心地对我好。也许，惠也清楚，众人躲着他们一家。每次，她给我水喝，都会让我看见整个过程。

惠愈小心，我愈心疼。她只是一个孩子。她并没有做错什么。她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她只是无法选择出身而已。可人们防备着她，仿佛防备着猛兽。

今天，猛然听到惠的消息，我不由高兴。惠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爱护她的人。这真好！晚上，我对先生讲，小学二年级，从村小转学后，就和惠断了联系。不知她的情况。后来，听父母讲，惠的家人，逐渐不被排斥了。因为，有了治疗麻风的特效药。现在，麻风，村里人不再谈之色变了。

听完我讲的故事后，先生问我，还记得一本写麻风的小说吗？我说，记得。《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》。先生说，麻风，在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。现代医学已经知道，麻风病多因卫生条件差和营养不良导致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穷人病”。

我对先生说，是的。解放前，甘孜州就有好些麻风病人。据我所知，曾经，泸定县的柅坨乡、磨西镇，就被传为麻风病人聚集区。人们避之不及。现在，麻风几乎消失，想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有直接关系。

先生说，患麻风病后，会让人神经麻木，严重地还会肢端残损。就像《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》所写。但外在的麻木，并不可怕，可以通过医疗、改善生活，而得以治疗。而精神的麻风，却无法吃药、打针、补充营养就可医治。先生说，医治精神的麻风即熟视无睹，漠不关心、自我需要，唯有爱。

母亲的弯月

◎马俊

母亲这个人与众不同，大部分人喜欢满月，她却喜欢弯月。

记得有一年，流行女子绣花。别的人都绣花好月圆的图案，把绣好的图案做成枕套，求的是美满团圆。可母亲偏偏要把图案中的满月改成弯月，别人都笑话她，说她这样绣不好看。她却笑着说，绣好的弯

月图案做成枕套，晚上枕着睡觉都觉得香。

母亲的的确对弯月情有独钟。别人赏月都喜欢赏月，一轮大而亮的满月高挂空中，是夜空创造的神秘美丽的奇观。可是母亲并不在意满月，甚至中秋节和元宵节这样的日子，她也不会招呼我们赏月。反而是天上出现一弯月牙的时候，她会仰望夜空，很神往地对我们说：“瞧月亮多美啊，就那么一个瘦瘦的小月牙，像人笑的时候弯弯的眼睛，多好看！”

可我和哥哥并未觉得弯月有多好看，并且对母亲的喜好不解，于是问她为何喜欢弯月。母亲凝望着天上的弯月说：“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，花开则谢，月满则亏。满月是到了极致，天道忌

满，人道忌全，太满了不好。”母亲说的话，我和哥哥不能完全理解。父亲却像母亲的知音一样，不停地颌首微笑，然后给我们解释：“你妈的意思是说，天下的事没有完满，很多时候完满就意味着将要走向衰落，就像满月一样，圆满反而是亏的开始。弯月则相反，弯月意味着有无限可能，每一个弯月都会向圆满走去。”哥哥听懂了父亲的解释，我则依旧一知半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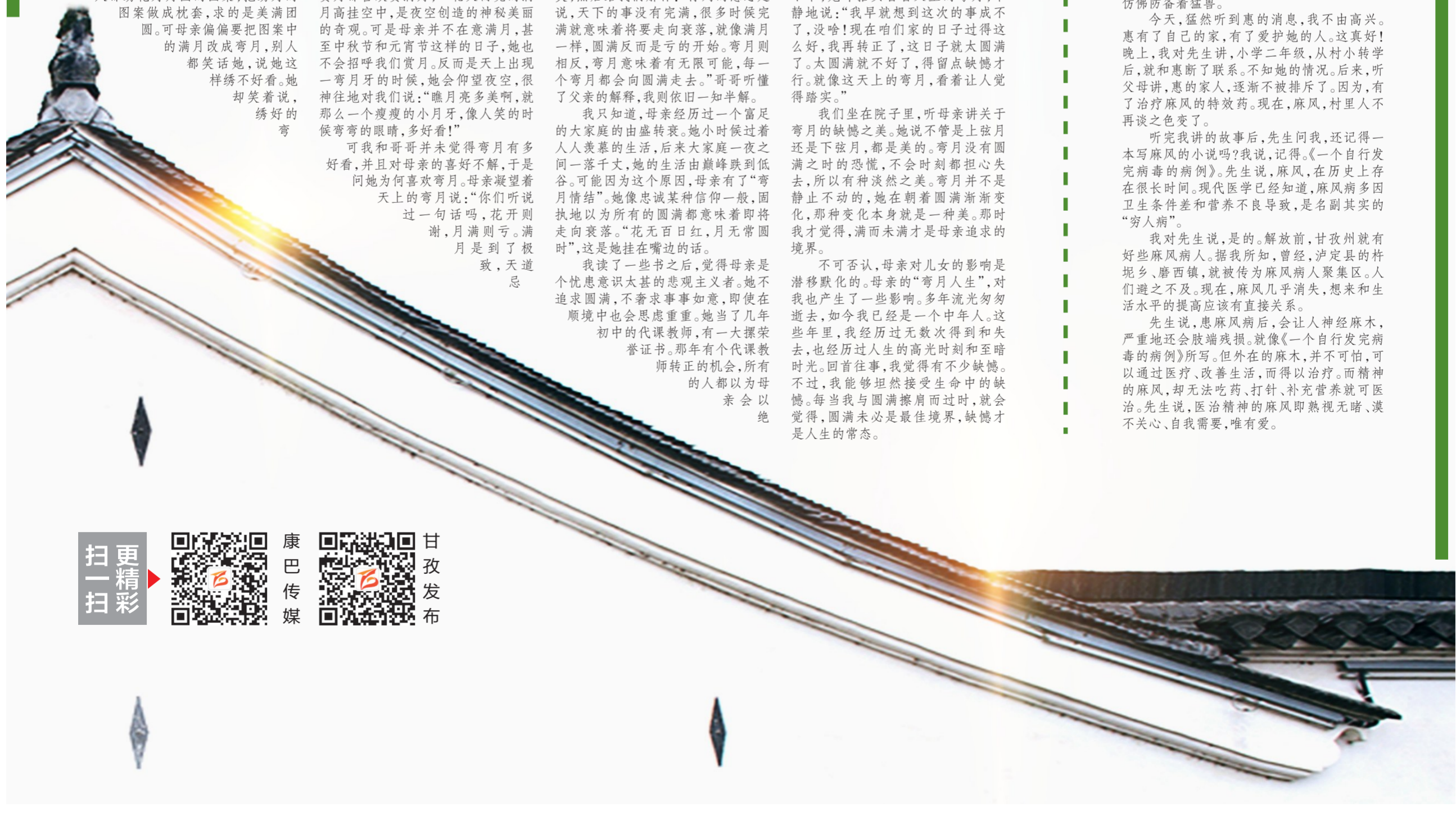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知道，母亲经历过一个富足的大家庭的由盛转衰。她小时候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，后来大家庭一夜之间一落千丈，她的生活由巅峰跌到低谷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母亲有了“弯月情结”。她像忠诚某种信仰一般，固执地以为所有的圆满都意味着即将走向衰落。“花无百日红，月无常圆时”，这是她挂在嘴边的话。

我读了一些书之后，觉得母亲是个忧患意识大甚的悲观主义者。她不求圆满，不奢求事事如意，即使在顺境中也会思虑重重。她当了几年初中的代课教师，有一大摞荣誉证书。那年有个代课教师转正的机会，所有的人都以母亲会

对优势胜出，可后来母亲却败给了一个上面有关系的同事。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，我和哥哥为母亲鸣不平，她却抬头看看天上的弯月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早就想到这次的事成不了，没啥！现在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，我再转正了，这日子就太圆满了。太圆满就不好了，得留点缺憾才行。就像这天上的弯月，看着让人觉得踏实。”

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听母亲讲关于弯月的缺憾之美。她说不管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，都是美的。弯月没有圆满之时的恐慌，不会时刻都担心失去，所以有种淡然之美。弯月并不是静止不动的，她在朝着圆渐渐变化，那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美。那时我才觉得，满而未满才是母亲追求的境界。

不可否认，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母亲的“弯月人生”，也产生了一些影响。多年流光匆匆逝去，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。这些年里，我经历过无数次得到和失去，也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光。回首往事，我觉得有不少缺憾。不过，我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缺憾。每当我与圆满擦肩而过时，就会觉得，圆满未必是最佳境界，缺憾才是人生的常态。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夜发布